

皇清經解續編卷四百八十二

南菁書院

儀禮古今文疏義五

涇胡承珙墨莊著

鄉射禮

主人坐取爵于上篚以降賓降主人阼階前西面坐奠爵興辭

降注今文無阼階

案注今文無阼階似當作今文無阼階前蓋今文但云主人

西面坐奠爵而已若祇無阼階二字則是以主人前爲句讀

爲王前獨前之前禮經無此文例矣下文賓以虛爵降主人

降賓西階前東面坐奠爵興辭降彼有西階前此自當有阼

階前故鄭從古文

主人阼階上再拜賓西階上答再拜皆揖就席注今文揖爲升

案上文云賓升席主人升席言升則不言就言就則亦不必言升又云大夫及眾賓皆升就席者謂自堂下升也此賓主皆在階上不必言升今文蓋涉上主人升就席而誤故鄭從古文前疏前文前疏無通文同矣于文高以重禮主司正實解降自西階中庭北面坐奠解興退少立注少立自脩正慎其位也古文曰少退立

案鄉飲酒禮云司正實解降自西階階閒北面坐奠解退共少立注云共拱手也少立自正慎其位也燕禮云司正降自西階南面坐取解升酌散降南面坐奠解右還北面少立注云少立者自嚴正慎其位大射儀云司正降自西階南面坐取解升酌散降南面坐奠解興右還北面少立蓋此所奠之

解將以察儀須少立自慎而後取解以副司正之義故言少者以爲立節非以爲退節少下立上不當有退字鄭以鄉飲燕禮大射決知當從今文作少立也

進坐取解興反坐不祭遂卒解興坐奠解拜注今文坐取解無進又曰坐奠之拜

案進者蒙上退文有進爲是鄉飲酒退共少立下但云坐取解不言進者文不具耳又執解取解皆言解此不應變解爲之故二者鄭並從古文

兼挾乘矢注古文挾皆作接 大射儀挾乘矢於弓外

注同

段氏玉裁曰儀禮之挾矢周禮之挾日音皆子協反挾日干本作帀日左傳作浹謂十日偏也禮注方持弦矢曰挾謂矢

與弦成十字形也皆自其交會處言之古文禮挾皆作接然則接矢爲本字挾矢爲假借字與承珙案挾與接同聲亦同義說文挾俾持也孟子挾貴而問趙注挾接也此挾貴挾長謂有所挾持訓接似不相近考廣雅云接持也是接挾皆有持義蓋交接之處必有所持而後固故接得有持義趙注訓挾爲接猶訓挾爲持耳但挾之訓持是本義接訓持乃引申之義故鄭從今文作挾耳大射儀云卒射右挾之鄭注云右挾之右手挾弦案卒射則無矢可挾故知爲挾弦是挾卽持也徒弦亦可曰挾不必矢與弦接而後言挾也段說殊泥

命上射曰某御于子注古文曰某從於子

案大射儀云遂告曰大夫與大夫士御於大夫鄭彼注云御猶侍也大夫與大夫爲耦不足則士侍於大夫與爲耦也華

嚴經音義引蒼頡云侍從也故古文作從鄭以大射決之故從今文

弟子相工如初入降自西階阼階下之東南堂前三筭注今文無南

敖氏繼公曰堂東堂也必空三筭者辟主人往來東堂之路也承珙案阼階下之東南卽堂前不必以堂爲東堂但其南去堂之節以三筭爲度鄭注筭矢幹也疏云矢人注矢幹長三尺三筭是去堂九尺也然則經文堂前三筭正緣上南字而設今文無南非是

注則鉤楹內注豫讀如成周宣謝災之謝今文豫爲序

注云鉤楹繞楹而東也序無室可以深也凡屋無室曰謝宜

從謝序乃夏后氏之學亦非也疏云鄭廣解謝名爾雅云闔謂之臺有木者謂之榭及成周宣謝及此州立謝皆是無室故云凡以該之不得從豫及序故云宜從謝也今文豫爲序序乃夏后氏之學亦非也不從今文者以其虞庠夏序皆是有室州之序則無室故云非言亦者古文爲豫已非今文作夏后氏之序亦非承珙案鄭於經豫字但讀如謝不卽破其字爲謝所以存古字古音此旣以序爲非而於禮記學記周禮州長并下記諸序字皆不破之者蓋以序謝字本通耳適堂西改取一个挾之注今文曰適序西

案上文惟賓與大夫之弓倚于西序主人之弓矢在東序眾弓則皆倚于堂西矢在其上此司射取矢自當云適堂西又

大射儀司射誘射畢亦云遂適堂西改取一个挾之鄭以彼
決此故從古文

獲者適侯執旌負侯而俟注今文俟爲立大射儀三耦俟于

次北西面北上

注同

案大射儀云負侯者皆適侯執旌負侯而俟鄉射禮三耦俟于堂西南面東上鄭以彼此互決故皆從古文

上射旣發挾弓矢而后下射射注古文而后作後非也孝經說

然后曰后者後也當從后

臧氏琳曰案說文先後字作後君后字作后儀禮古文作後與說文合今文作后當是同聲假借字承珙案經傳多借后爲後鄭非不知后爲後之假借聘禮記君還而后退注云而

后猶然後也此注必云當從后者正以古文多假借當本作后孝經亦古文故引以爲證又大射儀而后下射射彼今古文蓋皆作后故以此古文作後者爲非謂是傳古文者之誤古文當本作后不作後也

司射遂進由堂下北面命曰不貫不釋注古文貫作關大射儀不貫不釋注同

惠氏棟曰呂氏春秋云中關而止謂關弓弦正半而止卽儀禮所謂不貫也貫與關古字通史記伍子胥傳云伍胥貫弓執矢嚮使者注云貫烏還反後漢祭形傳云能貫三百斤弓司馬貞曰滿張弓一云貫謂上弦也承珙案惠說非是鄭注云貫猶中也不中正不釋算也此貫卽貫革之貫詩猗嗟射

則貫兮傳亦云貫中也貫從母說文母穿物持之也从一橫貫象寶貨之形凡母之屬皆從母禮記注云貫革謂射穿甲革也古文作關者關亦穿物橫持之義說文關以木橫持門戶也禮記雜記見輪人以其杖關轂而轔輪者疏云關穿也若呂覽之中關史漢之貫弓則皆彎字之借說文彎持弓關矢也故孟子越人關弓而射之文選注引作彎弓賈誼書士二不敢彎弓而報怨史記陳涉傳引作貫弓要皆非訓中之義也

大夫之矢則兼束之以茅上握焉注今文上作尙觀禮尙左

注古文尙作上

案上下字作上尊尙字作尙鄭於上握從古文作上於尙左

從今文作尙者皆取其當文易曉耳

獲者負侯北面拜受爵注古文曰再拜受爵

案大射儀獻服不云服不俟西北三步北面拜受爵與此獻獲者事同知古文再字衍也

三耦及眾賓皆袒決遂執弓各以其耦進

注今文以爲與

鄭注云以猶與也疏云訓以爲與者春秋之義能東西之曰以若存以字謂言尊卑不同任意以之故轉爲與則平敵之義也承珙案疏說是也上文主人以賓揖大射儀以耦左還注皆云以猶與也

司射猶挾一个以進作上射如初注今文或言作升射

鄭注云進前也鄭言還當上耦西面是言進終始互相明疏

云上番將射時云司射還當上耦西面作上耦射不言進明
還當上耦時者進近上耦乃作之此直進作射不言還當上
耦明進時亦還當上耦而作之故言終始互相明也敖氏繼
公曰上字是行否則其下當有耦字今文或言作升射蓋亦
疑其誤而易之也承珙案敖謂上字衍是也疏云此直進作
射似經文但言作射如初本無上字鄭不從今文作升射者
大射儀司射猶挾一个以作射如初亦不言作升射也

釋獲者執餘獲升告左右卒射如初注今文曰告于賓

案上文已云卒射釋獲者遂以所執餘獲升自西階盡階不
升堂告于賓曰左右卒射矣此云升告左右卒射如初亦是
告于賓不言可知猶大射儀於再射時既云卒射釋獲者遂

以所執餘獲適阼階下北面告于公曰左右卒射其後二射既畢亦但云釋獲者執餘獲進告左右卒射如初不復言告于公矣

司射釋弓視筭如初

注

今文曰視數也

案說文云筭長六尺計麻數者从竹从弄言常弄乃不誤也算數也从竹具聲讀若筭是一字音同而義別禮經執筭受筭之類當作筭無筭爵無算樂之類當作算然經典每多錯出筭是計數之物雖亦可通爲數義究不得卽以數字代筭字鄭此注云筭獲筭也今文視筭作視數則是以訓詁字代經文者故不用與

舉觶者退反位皆拜送乃降賓與大夫坐反奠于其所興

注古

文曰反坐

案此賓與大夫當舉觶者奠于薦右之時既坐受觶以興矣至此乃坐而反奠于其所反奠者謂還奠于薦右上文一人舉觶亦云舉觶者西階上拜送賓反奠于其所彼不言坐者省文然反奠連文與此正同古文作反坐者誤倒鄭所不從長愛酬酬者不拜^注古文曰受酬者不拜

案此酬者謂堂上酬堂下者注云言酬者不拜者嫌酬堂下異位當拜也下乃云受酬者不拜受則此古文受字衍也

卒受者以虛觶降奠于篚執觶者洗升實觶反奠于賓與大夫

注今文無執觶及賓觶大夫之觶皆爲爵實觶觶爲之

此節注疏皆譌錯不可讀許氏宗彥曰此注今文無執觶及

賓解大夫之解皆爲爵十五字當在上執禪者節下承珙案疏云今文此經云執禪者無此執禪又今文無執禪及賓禪大夫之解皆爲爵不從者以其皆在無算爵之科明不爲爵考此經卒受者以下並無賓禪大夫禪字注何得爲此語疏亦不應昧目而釋之如此自是上節執禪者受禪以下之注誤移於此但云今文無執禪亦誤彼經云執禪者受禪遂實之賓禪以之主人大夫之禪長受而錯皆不拜注當云今文執禪及賓禪大夫之禪皆爲爵蓋總言執禪以下諸禪字今文皆爲爵今文下衍無字耳若今文無執禪二字則者字無所屬不成文義矣至此節注文或謂但當有今文賓禪禪爲之七字承珙案疏云賓禪禪爲之者亦不從也言亦則不止

此語可知詳疏意此經執解者洗升實解注云今文無執解者實解解爲之鄭以無執解者嫌於卒受者洗升固所不從實解解爲之則今文字誤亦所不從故疏云亦不從也章氏平曰注今文無執解案執解上疑脫虛解二字今文蓋作卒受者以降奠于篚執爵者洗升實之疑者今文若無執解則亦必無者字既無執解者則下文洗字是卒受者洗卽上文不當云奠于篚又注及字連執解故疑注文有脫字疏今文此經云執解二字疑爲卒受者以降二字無此執解又今文無

無字疑者下疑有執解注文一誤則疏文亦經後人妄改故並志其疑以俟正承珙案此說亦通

記薦脯用籩五臘注古文臘爲臘今文或作植

注云臘猶挺也爲記者異耳鄉飲酒記薦脯五挺注云挺猶臘也承珙案臘當作檝挺皆當作挺宋本鄉飲酒記釋文云猶檝本亦作臘可見注文原作檝字鄉飲鄉射注挺檝互訓說文檝杙也挺一枚也二字皆從木凡從手從肉者皆誤聘禮記注臘脯如板然者或謂之挺皆取直貌焉蓋臘挺無正字以其直貌故取訓杙之檝一枚之挺名之後人因其爲脯脩改木從肉耳古文檝爲戡者段玉裁云戡聲𠀤聲同部也惟戡爲大𠀤與脯義別故鄭不從今文或作植者直聲戡聲亦同鄭注考工記讀檝如脂膏膾敗之膾是也

獻工與笙取爵于上篚既獻奠于下篚注今文無與笙案經文云主人取爵于上篚獻工其下云遂獻笙于西階上

其下又云主人以爵降奠于篚此記取爵上篚奠于下篚當
總記獻工與筮鄉飲酒禮記亦云獻工與筮故鄭不從今文
無與筮也

司馬階前命張侯遂命倚旌注古文曰遂命獲者倚旌
案經文云司馬命張侯弟子說束遂繫左下綱司馬又命獲
者倚旌于侯中記又言此者疏云司馬命張侯與命倚旌其
事相因故云遂明同是西階前然則今文不言獲者從可知
也

無物則以白羽與朱羽糅杠長三仞以鴻脰韜上二尋注今文

糅爲縮韜爲翻

注云糅雜也一切經音義糅古文紐餽二形說文米部紐雜